



徐则臣

70后作家徐则臣沉稳、勤奋，堪称文学圈劳模。虽然年纪不大，但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已经双双在手。显然，他的文学世界还正在向广阔处延伸，展现出更丰富的图景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是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，是一名文学的捕手，始终在当代中国文学界保持高频率在场。

小说家徐则臣： 不断地朝理想的好作品靠近

西夏、居延、青城 组成“三姐妹”

2021年秋，徐则臣推出最新小说集《青城》，与此同时他还修订再版经典小说集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如果大雪封门》。《青城》收入《西夏》《居延》及同名短篇小说《青城》。三部作品彼此独立，又内在相连，主人公都是现代女性——西夏，居延，青城。

显而易见，三位女性的命名都与地名有关。西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近两百年的神秘王朝，居延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处军事重镇，青城则是地处四川的一座名山。这种取名寄予着作者的一种文化与历史情愫，但更多的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神来之思。

作者藉饱含历史意味的古地名作为人物的精神符号，探讨着现代女性的情感与精神自治问题。三篇哀伤又清澈的爱情故事，讲述了三位女性的情感遭际，道尽了她们的艰难、辛酸、迷茫与坚韧，也写出了她们的正直、坚韧、善良与仁爱。

“西夏，居延，青城，三个词放在一起是多么合适，三姐妹聚在一起是多么美好。”徐则臣说。

身为四川读者，让人尤其好奇《青城》这篇的写作缘由，徐则臣说：“我去过杜甫草堂，也了解过成都的地形、历史和杜甫当年来浣花溪边置茅屋过生活的传奇；穿行在公园曲折的小路上，又想起有一年我去峨眉山上，头脑中冒出的‘青城’，心里拉扯地疼一下，突然觉得这个姑娘呼之欲出了，她必定美好得让人心碎。就她了，回来开始写《青城》。”

《青城》是深具 社会性别意识的写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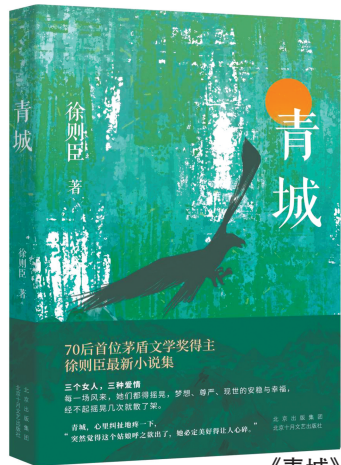
男作家写小说以女子为主角，总是被格外关注。比如毕飞宇因为写《玉米》，被认为是非常懂女人的作家。

在文学评论家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看来，徐则臣的新作《青城》是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写作，她认为一方面显示出这位作家经过时间的淘洗，对男女关系复杂性的理解，已经不是二元对立的思考了。徐则臣写出了今天这个时代的女性更为复杂的生存状态，一方面能感觉到她们身上的美好、奉献，同时也可以看到她们身上非常刚性、非常有骨头的一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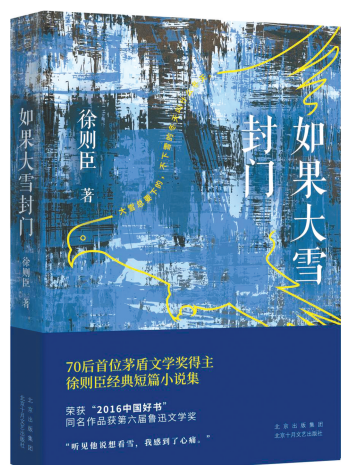
“因为男性书写里关于女性通常是两种类型，一个是天使，一个是荡妇。其实在这两种类型之外，中国文学史自古以来还有一种女性的类型，就是飞蛾扑火式的女性，她奉献，她隐忍，像地母一样，但同时有她的刚烈性，比如襄城冤、杜丽娘死而复生，死了也要战斗到底的精神。西夏、居延和青城，她们虽然受困于某种困境，但是在细微处可以看到她们对自身



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



《青城》



《如果大雪封门》

命运和困境的反抗。”

小说《如果大雪封门》曾荣膺第六届鲁迅文学奖，故事以几位青年打工者在北京的生活为底子，以精细绵密的语言和出人意表的想象，讲述了梦想与现实、温情与伤害、自由与限度相纠结。对几位来自南方乡村的青年来说，大都市的生活恍若梦境，现实却不免艰难，但他们一直生活得认真严肃，满怀理想。

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包含了关于“北京”主题的三篇中篇小说，分别是《啊，北京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天上人间》。三篇作品均讲述了漂泊在北京、处于社会基层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。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自问世以来，温暖了许多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。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里的地名，也逐渐成为一些年轻人对于北京的向往地标。

对话

近日，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徐则臣，听他讲述写作及文学。

成都是很适合进入文学的地方

1 创作要修辞立其诚，评论亦如是

封面新闻：《青城》这个小说的气质让人很喜欢，有一种清幽的文字气息。让我好奇的是，小说里纷繁的细节应该也是从生活中来的，您是怎么缝补它们成为一个作品的？

徐则臣：“清幽”这个词用得真好。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是成都，不熟悉成都的人可能一下子找不到这个感觉。当然，我写的不是春熙路和宽窄巷子。小说完全是从生活中来的，但生活又不能整块地往小说里搬，需要铁，又不能动用巨型铁板、铁块，那就手持故事的磁铁走进生活，走进成都的街巷，无数细节的铁钉、铁屑便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奔凑而来。这些细节是我见过的、听过的、想象过的，根据我需要我再重新冶炼、锻打，然后放到合适的位置上，就成了现在的《青城》。我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，看到好玩的，或者有什么新想法，会随手记下来。有的用得上，有的就永远待在笔记本上了。

封面新闻：《西夏》和《居延》出过单行本吗？

徐则臣：没有，但之前收过其他的集子。《青城》这是第一次进书里边。我还是挺高兴的。成都这个地方还真是挺滋养人的。成都很适合进入文学。

封面新闻：文艺评论界有很多关于您作品的评论，您怎么看待这些评论？它们会给您带来什么影响吗？

徐则臣：小说写作之余，我也会写评论，评论的难度和它之于写作的意义我很清楚，所以我充分尊重评论和评论家。不管是批评还是褒奖，我都希望看到评论家能秉持一种对作品和作家的理解与体贴之心，建设性地展开自己的评论和判断。批评没问题，连几句批评都扛不住，作家也不要当了。我反对的是有预设的批评，更反对诛心之论。创作要修辞立其诚，评论同样要修辞立其诚。我比较幸运，目前看到对我的评论基本上都是善意的，有建设性的，这些评论对我是很好的引导和启发，即使个别矫枉过正、用力过猛的，也是很好的提醒。我不迷信评论，但我的确相信好评的能力和意义。

2 文学与时代应“若即若离，又即又离”

封面新闻：有人说文学是超前，或者是等世事沉淀以后的事情。总之要跟当下的现实保持一定距离，才能看得清。在您看来，文学跟作家自己所处时代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？

徐则臣：我觉得更合适的关系应该是：若即若离，又即又离。不即，深入不进生活和时代的肌理，很多东西你是看不清的，最后只能隔靴搔痒。如果不离，进去了出不来，缺少一个足够冷静的距离，很可能当局者迷，受制于当下和眼前。好的状态是进得去出得来，离时能若即，即时又能若离。这个分寸的确不太好把握，所以它是一个作家毕生的功课。

封面新闻：您之前的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，现在进行全新修订、精

装再版，虽然我们都知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在您看来，这两本书会打动读者的点在哪儿？

徐则臣：首先是来自生活的质感，我希望能够把生活与我们劈面相逢时那种粗粝的摩擦感写出来。轻飘飘一掠而过的生活、脚踩在上面打滑的生活，不值得过，也不值得写。我想把这种生活的感觉找出来，再把这种生活作用于人的精神和生活的典型状态找出来。生活能让读者产生共鸣，人物也要能让读者产生共鸣。然后就是我的“修辞立其诚”。我相信读者也愿意在文字中看到作者的真诚。真诚不仅仅是认真的写作态度，还是作者对生活、对人物、对问题的真实的坚守。

3 不好高骛远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就是了

封面新闻：您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奖项，像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等一些在文学界非常有重量的奖项。当下您也正处于写作生涯的上升时期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上坡的过程往往是不容易的，需要付出很多。在这个过程中有遇到怎样的困惑或者挑战？是怎么克服的？

徐则臣：我写作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，只是喜欢，也享受那种闷着头沉在里面写的感觉。既然是由衷的喜欢，困难和挑战说到底都不是问题，任何事都免不了有障碍，它是做事的题中应有之义。我不好高骛远，也不着急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就是了，愿意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，也时刻提醒自己顺其自然，保持一颗平常心。写作本身的困难打不倒我，倒是偶尔出现的虚妄之感要花点时间去排解。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，很多人在写作之初就解决了写作的意义的问题；很惭愧，写了二十多

年了，我还经常被这个问题纠缠。

封面新闻：艺无止境，您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作家，对自己有高标准和高要求，那您接下来对写作有什么规划或者期待呢？

徐则臣：我对文学有自己的理解，对自己的写作肯定也有一定的标准和追求。这些年我的写作一直在变、在调整，就是按照我对文学的理解，不断地朝我理想的好作品靠近。这个路会很漫长，但我能看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，为此挺欣慰。我正在写的，和我同时在准备的，有好几部作品，有长篇小说，也有短篇小说集，每一本书都试图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，实现我对好作品的一部分想法。我不期待一部作品能够毕其功于一役，不现实，我也不喜欢，我更喜欢一部一部逼近、从四面合围的感觉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李心月